

文賦集釋

〔晉〕陸機撰
張少康集釋

〔晉〕陸機撰
張少康集釋

文賦集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5196



975196

責任編輯 曹光甫
封面題字 張澄寰

2047/105

文 賦 集 釋

〔晉〕陸 機 撰

張 少 康 集 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沙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 字數 189,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01—14,500

統一書號: 10186·412 定價(七): 0.67元

前言

陸機《文賦》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篇系統地論述文學創作問題的重要著作。爲了全面地理解《文賦》的內容，有必要對陸機的生平思想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吳郡人。出身於三國東吳一個顯貴的家庭。他的祖父陸遜是丞相，父親陸抗是大司馬，均爲東吳名將，有大功於國。陸遜的從伯父陸績則是漢末著名的經學大師。故《晉書·陸機傳論》說他家是「文武奕葉，將相連華」。陸機自幼聰明好學，《晉書》本傳說他「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但他的遭遇很不幸，剛滿二十歲，晉滅吳，他的幾個哥哥也被殺害。陸機只好和弟弟陸雲「退居舊里，閉門勤讀」。晉武帝太康末年，陸機和陸雲離家奔赴洛陽尋求功名。他們拜謁了地位顯赫的張華。張華喜愛文才，「性好人物，誘進不倦」，曾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介紹他們結識名流、權貴。故自元康元年起，陸機先後做過太子洗馬、著作郎、尚書中兵郎、殿中郎等。永康元年，趙王倫輔政，以陸機爲相國參軍，賜爵關中侯，又以爲中書郎。後趙王倫圖謀篡位未遂被殺，陸機亦受到牽連，被收押下獄。幸賴成都王穎和吳王晏的救助，得以免死，在將要被充軍時遇赦。當八王之亂，天下動蕩之際，陸機的朋友、同鄉都勸他引退返吳，可是陸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不肯聽從。他以爲成都王穎「必能康隆晉室」，遂投奔

他。成都王穎也很重用他，讓他參大將軍軍事，後又爲平原內史。太安二年成都王穎起兵討伐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陸機與長沙王乂軍戰於鹿苑，大敗，宦人孟玖等誣機有謀反意，遂被殺，其弟陸雲及二子均同時遇害，時機年僅四十三歲。

陸機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爲指導。他出身將門之後，很想承繼父祖之業，有所作爲。所以在閉門讀書十年之後，就出去尋找出路。他在赴洛途中寫的詩說：「世網嬰我身，永歎違北渚。」雖然懷念家鄉，但更看重建功立業，希圖有機會一展自己的抱負。他的政治理想在《遂志賦》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他在歷數堯舜文武的功業後，接着就說：「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胃。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然後敘述了傳說、伊尹、蕭何等先困頓而後遇明主故事，說：「彼殊塗而并致，此同川而偏溺。」他自己的態度是：「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他的環境和遭遇，使他只好等待命運的安排。我們從他詩賦中所表現的憂傷悲涼心情來看，他對前途也確實並不樂觀。陸機的思想雖以儒家爲主，但亦有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一面。他在某些詩賦中亦表現了對道家爲人處世態度的一定興趣。比如在《列仙賦》中對仙人「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聞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的贊美，《幽人賦》中對「超塵冥」、「遊物外」、「擺脫「世網」纏繞的羨慕，尤其是《文賦》中所表現的老莊思想的影響，都可以說明這一點。由於當時道家思想泛濫，而且儒道開始合流，陸機以儒爲主而兼有道家思想，是和時代的思想特點一致的。

陸機是西晉代表作家，詩、賦、文章在當時負有盛名。他的著作很多，可惜多半已散失。所撰《晉紀》、《吳書》等歷史著作，也都亡佚。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賦和文的成就比詩要更高。陸機的詩以擬古之作爲最多。擬古是當時文人的一種風氣，它大半也是屬於練筆或對古人詩文愛好而作，並非爲了欺世盜名。陸機的賦以抒情小賦爲主，有比較真實的思想感情，藝術上也比較成功。他的幾篇著名的文章都是有爲而作。如因「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他看到齊王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就「作《豪士賦》以刺焉」。「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但是，陸機在文學方面最大的貢獻還在於《文賦》。

《文賦》的寫作年代，迄無定論。杜甫《醉歌行》說：「陸機二十作《文賦》。」但後人對此頗多懷疑。清人何焯以爲這是杜甫誤看李善所引臧榮緒《晉書》所致。然而也有人認爲杜甫所說有道理，如清人徐攀鳳即持此見。近人遼欽立根據陸雲《與兄平原書》第八書提到《文賦》，又考出此書寫於陸機四十一歲時，乃定《文賦》之作在公元三〇一年。陸侃如又補充訂正，認爲當作於公元三〇〇年。然而他們所說根據并不很充分。姜亮夫先生於《陸平原年譜》中則認爲陸雲給陸機的第八書中「文賦」兩字非指《文賦》，乃指文與賦。姜說也有一定道理。他同意杜甫之說，然而也沒有提出新的有力證據。最近《武漢大學學報》載毛慶《文賦》創作年代考辨，根據陸機詩文中用語和《文賦》用語的比較而認爲《文賦》系入洛後所作，亦可備一說。但是總的說，目前尙無材料可以確切

地說明《文賦》的創作年代，不能輕下結論。好在這個問題對理解《文賦》的內容並沒有什麼影響，儘可留待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文賦》的基本內容，《集釋》中已有詳細分析，不再贅述。但是有兩個問題需要在這裏作簡略的說明。

第一，關於《文賦》思想的歷史淵源問題。《文賦》的要旨是講創作過程。陸機的創作思想，從《文賦》來看，主要是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在陸機以前，還沒有人具體地系統地論述過創作問題。儒家歷來是重在論述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現實、文藝的社會功用等，而對創作構思、創作過程等卻沒有什麼論述。但是，道家，特別是莊子在論述技藝神化問題時，則涉及到了很多與創作有密切關係的重要問題。道家思想在陸機那個時代很流行，陸機要論述創作問題，很自然的會從老莊學說吸取思想資料。他的《文賦》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很明顯，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出。

首先，是言意的關係。陸機是主張「言不盡意」的，此點郭紹虞先生在《關於〈文賦〉的評價》一文中早已指出。陸機在《文賦》中雖然也力圖解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但感到非常困難，所以只能說：「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表現出道家觀點。何焯評此段云：「作文之妙處不可言，但去其病處而妙已全矣。賦中歷剖病處，正要人從此下手，究竟赴節應聲之妙，原不可言。文也幾於道矣。」這個評論是深得陸機本意的。其次，是在

構思過程中強調「虛靜」。陸機認為創作構思的成敗，關鍵是在能否做到內心「虛靜」。《文賦》開篇就提出要「佇中區以玄覽」，「玄覽」即是「虛靜」之意。故許文雨說：「此道家深觀物化之說。」進入構思過程時，《文賦》又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李善說：「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這種不視不聽的境界，也就是莊子所說的「虛靜」境界。（參見二、三頁「釋義」部分）《莊子·天地》篇說：「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虛靜而後能智照日月，洞察精微。《文賦》又指出，當創作中碰到「呴晤不安」的蹇塞狀況時，則應當「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這也是指的虛靜境界。再次，陸機論創作十分重視靈感的作用，他把靈感的產生歸之於「天機」。李善注云：「《莊子》：『蚘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障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這裏說明了陸機把「應感之會」歸之於「天機」，即是強調創作成敗決定於自然天資，而非人力之所能強求。這正是老莊思想影響的反映。

第二，關於《文賦》的理論是不是形式主義理論的問題。這也是正確評價《文賦》的重要問題。我個人認爲《文賦》不是形式主義的文學理論，理由是一，《文賦》重點論述文藝創作形式方面的問題，並不等於就是形式主義理論。是不是形式主義理論，主要看它是不是離開內容講形式，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而在這一點上，陸機是在內容爲主、形式爲內容服務的前提下講形式的，顯然沒有這種偏向。「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他是反對「遺理以存異」、「尋虛而逐微」的傾向

的。他主張情貌統一，體物相合，着重在說明形式如何充分為表達內容服務，這怎麼能叫形式主義理論呢？二，陸機的創作實踐和創作理論雖有關係，但也不能等同起來。有的同志認為陸機的創作是形式主義的，因此他的理論也是形式主義的。這種推論似乎並不妥當。陸機的創作從思想內容上看，在今天大多數已經沒有很多價值了。但不能因此就說成是形式主義的創作。他的詩賦多數還是真實地抒發了自己思想感情的。他的文大部分也是有為而作。不能以他的擬古詩是學習和模仿的產物，就說他的全部創作都存在這樣的傾向。同時，即使陸機創作中確有形式主義傾向，也不能因此就說他的理論也一定是形式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有矛盾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存在着。這兩者並無必然聯系。三，陸機《文賦》中的理論和六朝文風的關係問題。有的同志認為《文賦》講「詩緣情而綺靡」，主張「豔」，又提出會意尚巧、遺言貴妍、音聲迭代等，開創了六朝綺靡華豔的形式主義文風。這種說法也值得商榷。六朝重視藝術形式，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我們聯系文藝發展狀況來看，儒家是忽視藝術本身特殊規律的，六朝注意探討這方面的問題，是對藝術發展的促進，不能把重視藝術本身規律說成是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其實，陸機《文賦》中這些主張，在《文心雕龍》中都被肯定，而且有所發展。六朝文學確有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但那是由於一些統治階級文人的片面提倡，違背了陸機提出的為內容服務前提下重視形式的基本原則的結果。這顯然不能歸罪於陸機。相反，我們倒是應當充分肯定陸機這些主張對六朝文藝形式發展上所起的積極作用。

最後，我想談談《文賦》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它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獨一無二的一篇關於創作問題的專論，雖然不能與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龍》相比，但從具體地全面地分析創作過程來看，又爲《文心雕龍》所不及。六朝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這個時期各家各派的文學理論批評可以說都受到《文賦》的啓發。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是進一步發揮了陸機論文體部分而產生的。劉勰的《文心雕龍》則更是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文賦》的內容。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篇說：「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倡論文心。」《文賦》的每一個論點，在《文心雕龍》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響。此點我在《談談關於〈文賦〉的研究》（《文獻》一九八〇年第二輯）一文中已作了詳細對比，此不贅述。齊梁之際的聲律派的基本美學思想也導源於陸機。沈約等人強調四聲八病，目的就是要使詩歌語言平仄相間，造成抑揚頓挫的音樂美。這個基本原則，和陸機提出的「聲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是一致的。蕭統在《文選序》中對文的概念的認識，也脫胎於陸機。陸機在論述各種文體時，沒有涉及經、史、子，蕭統編《文選》，也不收經、史、子，把政治、哲學、歷史著作和文學區分開來，這對探討文學的特徵頗有好處。蕭統對「文」的範圍的理解和《文賦》相一致，而與《文心雕龍》不同。此外，《文賦》重視創作過程中外物對人的感情的影響，這對劉勰、鍾嶸也有很大啓發。鍾嶸在理解「物之感人」時比陸機更廣泛，不僅是自然事物，還包括了社會人事。陸機重視感情在文學中的作用，強調詩歌是「緣情」的，這對整個六朝文學理論批評都有深刻的影響。陸機指出創作中要「因宜適變」，順於自然，包括對語言音節美也要求自然流暢，這

對鍾嶸等提倡自然清新之美也有直接啓示。至於《文賦》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如構思問題、靈感問題、繼承和創新問題、風格問題、結構問題等等，對後來整個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都有十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因此，對《文賦》的歷史價值應該給予充分的估計。

著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體例說明

一、《文賦集釋》的內容分爲三部分：校勘、集註、釋義。分段進行。

二、校勘部分以宋淳熙貴池尤袤刻本《文選》爲底本，參校《唐陸東之書陸機文賦》、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及各本《文選》。著者某些意見附於校勘記中。凡屬異體字、通假字均不出校。避諱字逕行改正，亦不出校。

三、集註部分以收集解放前歷代各家注釋爲主，刪去重複部分，按時代先後，取其始見者。凡因刪夷而影響文義表現者，均於括號中略加說明，以使文義清晰連續。解放後有關《文賦》譯注，凡屬通俗化譯註或於文義未有超出前人見解者，一律不收。凡有不同於前人之創見者，或見解之有參考價值者，則摘取於按語之中。凡涉及歷代注釋中之有分歧見解者，均於按語中略加剖析，提出著者之淺見，以供參考。

四、釋義部分爲著者對《文賦》每一段中主要觀點之扼要分析，目的在於揭示其關鍵之處，並探討其理論價值及意義。

五、校勘、集註中徵引前人諸說，只註姓名，其書名、篇名及所載刊物名稱等均見徵引書目及附錄中之研究論文索引。凡徵引內容見於一人之兩種不同著作者，則於引文後加括號說明之。古

人及近人著作、文章中引文的訛誤，屬於個別字的明顯錯誤，則加以訂正，不作說明；屬於文字略有差異，意義無變化者，則一任其舊，不加改動；屬於引文誤訛，涉及內容理解者，則加按語於括號中說明之。

徵引書目

- 唐陸柬之書陸機文賦（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 文鏡秘府論（日本 遍照金剛）
- 文選（宋淳熙貴池尤袤刻本，紹熙計衡修補本，簡稱尤本文）
- 李善註文選（明弘治元年翻刻張伯顏本，簡稱張本）
- 六臣註文選（明嘉靖翻刻茶陵陳仁子本，簡稱茶陵本）
- （增補）六臣註文選（明萬卷堂重刊茶陵古迂本）
- （重新雕刻）文選（長洲蔣氏心矩齋影寫宋紹興辛巳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刊本，有江琪序，簡稱江本）
- 文選注六十卷（明嘉靖袁衷嘉趣堂本，簡稱袁本）
- 文選音注（明萬曆乙未刊本，有墨式粗批）
- 文選章句（明 陳與郊）
- 文選纂注（明 張鳳翼）
- 文選淪注（明 閔齊華注，孫月峯評）
- 文選尤（明 鄭思明評）

文選（明毛氏汲古閣刊本，清 何焯、俞正燮批）

昭明文選六臣彙註疏解（清 顧施禎）

文選舉正（清 陳景雲）

文選音義（清 余蘊客）

文選紀聞（清 余蘊客）

賦鈔箋略（清 雷琳 張杏濱）

文選理學權輿（清 汪師礪）

文選（清 葉樹藩評）

文選集評（清 于光華）

昭明文選大成（清 方廷珪）

文選考異（清 胡克家）

文選考異（清 孫志祖）

文選李註補正（清 孫志祖）

文選理學權輿補（清 孫志祖）

文選劬音（清 趙晉）

選注規李（清 徐燾鳳）

選學糾何(清 徐攀鳳)

文選課虛(清 杭世駿)

訂訛類編(清 杭世駿)

選學膠言(清 張雲璈)

文選拾遺(清 朱銘)

文選筆記(清 陳倬)

文選集釋(清 朱珔)

文選筆記(清 許巽行,有許嘉德案語)

文選旁證(清 梁章鉅)

文選箋證(清 胡紹煥)

陸士衡集(晉 陸機)

陸士龍集(晉 陸雲)

宋書(梁 沈約)

顏氏家訓(北周 顏之推)

文心雕龍(梁 劉勰)

詩品(梁 鍾嶸)

南齊書(梁 蕭子顯)

周書(唐 令狐德棻)

史通(唐 劉知幾)

國秀集(唐 芮挺章)

韓昌黎文集(唐 韓愈)

李文公集(唐 李翱)

歐陽文忠公集(宋 歐陽修)

蘇東坡集(宋 蘇軾)

文章辨體序說(明 吳訥)

談藝錄(明 徐禎卿)

文體明辨序說(明 徐師曾)

升庵合集(明 楊慎)

四溟詩話(明 謝榛)

詩藪(明 胡應麟)

音學五書(清 顧炎武)

蘆齋詩話(清 王夫之)